

從傾國美人到自我建構的途徑：清代閩秀筆下的“西施”流變考據

梁欣琪*

摘要 中國四大美人的悲慘事跡使她們成為常見的寫作題材，而西施極具爭議性的結局更激起文人無限想像。同時，明清時期出現女性文學網絡，大興婦女寫作、出版之風，當中便有不少閩秀以“西施”來借題發揮。本文先介紹學術界至今對閩秀西施詩的研究，隨後簡述清初的閩秀西施詩，最後重點分析晚清閩秀西施文學所呈現的國家與個人思想，論證清代閩秀筆下的西施是如何從“傾國美人”變成閩秀們“自我建構”的途徑。

關鍵詞 西施 閩秀文學 清代婦女文學 香草美人 自我建構

一 緒論

西施，中國古代四大美人之首，本為浣紗女，卻因“粉黛傾國”，¹ 而成為越國“美人計”的重要一環。傳統主流文學對西施的評論大可分為“紅顏薄命”、“紅顏禍水”、“含冤莫白”三類，² 而她的形象則萬變不離“絕色美人”。因此，早期的男性文人彷彿更重視西施的美貌；直至明朝《浣紗記》，西施的愛國情操才首次被重點描繪。

然而，本文將聚焦於晚清（1840—1911，即咸豐年間至清亡）³ 閩秀以西施為題的作品，一來是目前學術界甚少關注女性筆下的西施，造成研究缺口（詳見第二章）；二來是清代女性文學的作品數量可見一斑，⁴ 有利分析；三來是晚清閩秀筆下的西施有其獨特之處——“絕色美人”這個常見於傳統文學的西施形象只依稀見於清初閩秀的作品；自晚清內憂外患交困，閩秀筆下的西施反而更似“香草美人”，是她們抒發家國、人生變故感受的途徑。透過分析晚清閩秀作品與主流、甚至是盛清時期的女性西施作品有何異同，本文將會探討晚清閩秀如何透過西施這個充滿爭議性的歷史人物，來創建與主流文學的聯繫，並“自我建構（self-construction）”，表現出基於女性自身的思考，改變普遍男性文人認為女

*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本科生，主修中國語言文學、翻譯。

¹ 王期昇：〈苧蘿西子序〉，載張央（生卒年不明）、路邁（？—17世紀）輯：《苧蘿誌八卷（明崇禎刻本）》（《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卷1，頁1上。

² 陳侃章、何德康主編：《苧蘿西施志》（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34-35。

³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晚清國家與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前言頁1。

⁴ 宋清秀：《清代江南女性文學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緒論頁2、245。

性只會“傷春悲秋”的偏見。

二 文獻綜述

學術界對西施的討論可謂爭議不斷。由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典籍只記載了西施擁有傾國容顏，未見其生平，⁵ 歷來不少民族學學者都質疑其為虛構人物，例如宋人張邦基（約 1131 年前後）⁶ 及現代學者白耀天；⁷ 八、九十年代文學界亦傾重於研究西施的下落，⁸ 直至 2000 年初金寧芬〈我國古典戲曲中西施形象演變初探〉一文才改變了這個傾向。金氏論述了西施的形象如何一變再變：由宋元戲曲的“妖姬”，到明傳奇的巾幗鬚眉、紅顏禍水，再到清雜劇的禍國紅顏；⁹ 自此，學者開始留意歷代文人筆下的西施形象。

大多文獻都專攻唐詩或明朝《浣紗記》，¹⁰ 只有〈西施形象考論〉一篇考察了先秦至清各朝的西施形象流變：縱使歷朝對西施評價不一，但都一致強調西施的美女形象，可見西施早已與“傾國美人”劃上等號。¹¹ 然而，眾多文獻在研究歷代西施形象時，只著重於男性作品。例如晚唐女詩人魚玄機（844—871）有〈浣紗廟〉一詩，¹² 但上述眾多文獻並無提及，反而大幅引用宋之問（約 656—712）、李白（701—762）、王維（692—761）等著名男詩人的詩句。由此可見，西施形象的主流研究方向不但局限於唐、明二代，還局限於由男性主導的傳統文學；縱使女性作家曾嘗試書寫西施這個主流題材，卻仍遭邊緣化。

學界中專門研究女性西施詩歌的著作屈指可數，目前只有王丹麗〈清代女性詠史詩研究〉與賈逸璇〈清代女性詠史詩中的政治評議與性別書寫〉兩篇文章，足見學界對閨秀西施作品的忽視；另外，兩篇論文都只從詠史詩的角度分析閨秀如何參與對西施下落或評價的爭議，未能全面分析女性筆下的西施。就〈清代女性詠史詩研究〉一文而言，它發現清代閨秀如歷代文人般，由“傾國”與“救國”兩方面評價西施亡吳一事，但她們沒有強烈排斥西施，反而更常感慨物事人非。

⁵ 余依宸：〈建構的吳越美人——西施形象與江南文化嬗變〉，《文教資料》，2020 年 10 期，頁 25。

⁶ 張邦基：《墨莊漫錄》（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卷 7，頁 194。

⁷ 白耀天：〈西施考辨〉，《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6 年 4 期，頁 65。

⁸ 趙宇〈西施“出生地”和“下落”小考〉、劉蔭柏〈西施考〉、張明華〈西施沉江說〉、姜龍昭《西施考證研究》等相關著作注重皆對比東漢《吳越春秋》與《越絕書》兩本早期史料，爭論“沉殺說”與“隨蠡說”二者的可信性高低。

⁹ 金寧芬：〈我國古典戲曲中西施形象演變初探〉，《文學遺產》，2001 年 6 期，頁 109-114。

¹⁰ 例如陳曉虎〈唐人筆下的西施形象〉、李淑芹〈試論唐詩中西施形象的重塑〉、齊曉靜〈論西施形象的美化、妖化和奴化——以明傳奇《浣紗記》為坐標〉等。

¹¹ 夏玉瑤、楊淑英：〈西施形象考論〉，《大眾文藝》，2010 年 17 期，頁 127-128。

¹² “吳越相謀計策多，浣紗神女已相和。一雙笑靨才回面，十萬精兵盡倒戈。范蠡（前 536—前 448）功成身隱遁，伍胥諫死國消磨。只今諸暨長江畔，空有青山號芋蘿。”引自魚玄機：〈浣紗廟〉，載張明葉：《中國歷代婦女詩詞選》（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89 年），頁 107-108。

¹³ 然而，全文只有兩頁有關論述，篇幅短小，又只由清代女性如何評論西施亡吳這一方面整理她們的寫作傾向，內容流於表面。稍後的〈清代女性詠史詩中的政治評議與性別書寫〉則發現在百餘首詠西施的作品中，有三成五因認為西施與范蠡泛湖而去“有負吳恩，有虧名節”而反對“隨蠡說”，¹⁴ 可見晚清婦女在反思“西施”這個傳統文學人物時，並不隨波逐流，而是會從西施和女性自身的角度出發，思考在吳國的盛恩下，一個女子會否忍心與他人遠走高飛。然而，此文只談及晚清閨秀對西施下落的論述，忽略了她們對西施的形象塑造，未能全面分析當代閨秀寫西施的意義。

從上述可知，文學界雖不乏對西施的討論，但都只論及男性文人的作品；縱使曾有學者對晚清閨秀的西施作品進行小規模探索，但皆缺乏詳細分析。因此，若能探討晚清閨秀西施作品與前朝作品的異同，便能從同性如何看待西施的角度，更全面地了解她的文化價值，並深入認識清代女性的寫作傾向及其意義。

三 晚清閨秀西施詩的中心思想

通過在“明清婦女著作”數字圖書館上就“西施”、“西子”、“苧蘿”等關鍵字進行文本搜集，並仔細比對詩人的生活時代，筆者發現滿清一朝，閨秀筆下的西施形象由鮮明轉為模糊：盛清（乾隆〔1735—1796〕、嘉慶〔1796—1820〕年間）閨秀著重西施的美貌，與歷代主流文學無異；自道光（1820—1850）一朝，閨秀卻偏向淡化西施的形象、借題發揮。

盛清閨秀大多將西施描繪成紅顏禍水、閨怨美人。席佩蘭（1762—1829 後）的七絕〈題美人冊子：西施〉“越紵光華耀雪膚”一句，¹⁵ 如李白的“兩足白如霜”，¹⁶ 突出西施作為吳越女子、肌膚白皙的獨特美；“耶谿一尺桃花水，化作行雲便沼吳”二句中的“沼吳”語自《左傳·哀公元年》，¹⁷ 解“滅吳”，筆鋒一轉，配合首句所寫的吳越美人形象，此詩明確地傳達出西施美色絕國、是“紅

¹³ 王丹麗：〈清代女性詠史詩研究〉（南昌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頁22-23。

¹⁴ 賈逸璇：〈清代女性詠史詩中的政治評議與性別書寫〉（南京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頁62。

¹⁵ 席佩蘭：《長真閣集》（光緒17年〔1891〕強氏南皋草廬刻本），卷2，〈題美人冊子：西施〉，頁10上。取自 <https://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search/details-poem.php?poemID=27743&language=ch>，2-5-2022 擷取。

¹⁶ 李白：〈浣紗石上女〉，載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1196。

¹⁷ “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引自左丘明（生卒年不明）著，郭丹等譯注：《左傳》（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2219。

顏禍水”的信息，與唐詩〈姑蘇臺雜句〉、¹⁸ 清初雜劇《浮西施》如出一轍。¹⁹ 而王倩（乾隆嘉慶年間）〈題苧蘿春影畫卷（二首）〉中的西施，則“裏淚有香羅……愁比落花多”，²⁰ 宛如花間、玉臺中“淚痕沾綉衣”、²¹ “那堪不愁思”的多情女子；²² 將“西施”一題寫成情愛、閨怨詩的還有馮思慧（1748—1774）與高韞珍（順治〔1643—1661〕至雍正〔1678—1735〕年間）二人各自的〈西施〉。²³ 雖然亦有同情西施甚至為之平反的詩作，但字裏行間或多或少都會提及西施之美；²⁴ 由此可見，盛清閨秀筆下的西施仍是擺脫不了傳統文學中的“傾國紅顏”形象。

隨著第一次鴉片戰爭慘敗，外國人識穿了清朝“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本質；晚清時期因而戰爭頻發、社會動盪。國勢下滑、安逸生活被破壞，這些因素促使晚清閨秀表達政見、“認真思考生命意義”。²⁵ 因此，有別於盛清閨秀，大部分晚清閨秀在寫西施時，都只在作品中以略一二字提及西施其人其貌，將主要筆墨留在抒發對國家及人生的反思。²⁶

1. 晚清閨秀西施文學所呈現的國家思想

晚清閨秀在寫西施時呈現了三種有關國家的反思，分別是：治國之道、批判盲目愛國、女豪傑報國之心。

¹⁸ “西施醉舞花艷傾，妬月嬌娥恣妖惑。”引自李紳（772—846）：〈姑蘇臺雜句〉，載李紳著、盧燕平校注：《李紳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199-202。

¹⁹ “只是這西施是個妖孽女子。”、“你道是不曾迷君禍國啊？誰教去逞妖柔。”引自徐石麒（明末清初）：《大轉輪》（北平圖書館藏順治刊），〈坦庵浮西施雜劇〉，頁1上、4上。取自<http://global.mgebooks.com.eproxy.lib.hku.hk/dist/index.html?sTK=x&sFileID=z3U3nlrOxLWH2CQtF533oQ%3d%3d#p/75>，2-5-2022 擷取。

²⁰ 王倩：《問花樓詩鈔》（清嘉慶刊本），卷5，〈題苧蘿春影畫卷（二首）〉，頁5下。取自<https://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search/details-poem.php?poemID=67079&language=ch>，3-5-2022 擷取。

²¹ 溫庭筠（801？—866）：【菩薩蠻】（滿宮明月梨花白），載趙崇祚（生卒年不明）編、華鍾彥（1906—1988）校注：《花間集注》（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9。

²² 蕭綱（503—551）：〈寒閨〉，載徐陵（507—583）編、吳兆宜（約1672—？）注：《玉臺新詠箋注》（台北：明文書局，1988年），頁513。

²³ “黃昏猶照舊臺情。”引自馮思慧：《繡餘吟》（乾隆29年〔1764〕刻本），卷3，〈西施〉，頁3上。取自<https://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search/details-poem.php?poemID=3123&language=ch>，3-5-2022 擷取。“繁華如錦情逾苦，嚬笑都佳怨獨深。”引自高韞珍：《出凡遺稿》（清抄本），遺稿，〈西施〉，頁1下。取自<https://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search/details-poem.php?poemID=71088&language=ch>，3-5-22 擷取。

²⁴ 例如秀蘭韻（1793—1848）〈題美人畫冊十首：西施〉有“從來傾國屬名姝……美人何力可亡吳”二句。引自秀蘭韻：《楚畹閣集》（道光27年〔1847〕刻本），卷3，〈題美人畫冊十首：西施〉，頁15上。取自<https://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search/details-poem.php?poemID=22987&language=ch>，3-5-2022 擷取。

²⁵ 宋清秀：《清代江南女性文學史論》，頁248。

²⁶ 關於清代閨秀西施作品的全面統計，可參本論文後的列表。

道光咸豐年間的萬夢丹、鄒蕙貞，和稍後的薛紹徽(1866—1911)分別從“西施禍吳”及“越王(?—前464)無能”兩個角度來反思治國之道。在“西施禍吳”方面，萬夢丹的七律〈西施〉曰：“兩國盛衰偏有藉……屬鏤君自誅忠輔，漫把亡吳罪美人”，²⁷ 而薛紹徽的〈西子論〉則曰：“夫傾城傾國，非哲婦之能妖，而君寵君憐，實王心之自蕩……破吳者，越也，非西子也；亡吳者，吳也，非西子也。”²⁸ 二人認為吳國被滅，不是因為西施“紅顏禍水”，而是因為吳王夫差(前6世紀—前473)誤殺忠良、縱情聲色。這在某個程度上反映出她們認為合格的君王應求賢如渴、信而任之、戒驕奢淫佚。至於“越王無能”方面，鄒蕙貞的五絕〈西施〉曰：“蠱種工謀國，君王日臥薪，報吳無計策，只倚浣紗人”²⁹，意指滅吳功勞應歸西施，因為越王無計，只能依賴美人。看上去，萬夢丹、薛紹徽、鄒蕙貞一如部分男性文人，只是為西施平反，並不特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男性作品只會為西施抱不平，甚少明言吳亡是誰的過失；就算有，亦大多怪責天命或伯嚭(?—前473?)。³⁰ 因此，萬、薛、鄒三人明確指出錯在吳王、無能的是越王，直接譴責君王的政治失誤，此舉一來擺脫了上述主流男性文人和席佩蘭對“西施=禍國”的偏見，二來推翻了普遍士人對君王的絕對服從，三來反映出清末女性在動盪的大時代中，養成了像政論家般對歷史、治國為君之道的批判意識。總括而言，透過以“西施”為題，萬、薛、鄒三人都展露出自己對歷史與治國之道的周到認知，具有判斷該認知準確與否並引為論據的能力，正正符合現代人對擁有“批判性思考”的定義，³¹ 象徵著女性獨立思想的啟蒙。

錢淑生(1862—1901)、鄭道馥(1874—1931)二人則反駁西施愛國論，表現出她們的批判性思考。錢淑生七絕〈西施〉曰：“一心報越合亡吳……何奈受恩酬不得，空令遺恨滿姑蘇”，³² 指出西施對未能回報吳王盛寵一事抱恨。悔恨出

²⁷ 萬夢丹：〈西施〉，載單士釐(1863—1945)：《閩秀正始再續集》(民國元年〔1911〕活字印本)，卷4下，頁9上-10下。取自 <https://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search/details-poem.php?poemID=45620&language=ch>，3-5-2022 擷取。

²⁸ 薛紹徽：《黛韻樓詩文集》(宣統3年〔1911〕刻本)，卷下，〈西子論〉，頁22上-23下。取自 <https://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search/details-poem.php?poemID=19535&language=ch>，3-5-2022 擷取。

²⁹ 鄒蕙貞：〈西施〉，載惲珠(1771—1833)：《國朝閩秀正始集》(道光11年〔1831〕紅香館刻本)，卷19，頁11下-12上。取自 <https://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search/details-poem.php?poemID=1681&language=ch>，4-5-2022 擷取。

³⁰ 例如羅隱(833—910)〈西施〉(“家國興亡自有時，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傾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和崔道融(生卒年不詳)的〈西施灘〉(“宰嚭亡吳國，西施陷惡名。浣紗春水急，似有不平聲”)。載彭定求(1645—1719)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656，頁7545；卷714，頁8203。

³¹ Robert H. Ennis, “Critical Thinking: A Streamlined Conception,” in Martin Davies & Ronald Barnett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ritical Thinking in Higher Educ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p. 32-33.

³² 錢淑生：《桂室吟》(清光緒27年〔1901〕江陵刻本)，卷7，〈西施〉，頁1下。取自 <https://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search/details-poem.php?poemID=71785&language=ch>，5-5-2022 擷取。

於對個人選擇的不滿，³³ 所以西施之恨是基於對選越棄吳的不滿——她覺得自己應該要酬謝吳王，描繪了她有人情味、並非盲目愛國的形象，與明《浣紗記》中吳亡即與范蠡遠走高飛的西施大為不同。鄭道馥的〈宮閨雜詠二十八首西施〉則指西施並不真正懂得報國，因為相比將弱女子上獻予敵國的越王，“吳王恩比越王深”，³⁴ 與王安石（1021—1086）的“漢恩自淺胡恩深，人生樂在相知心”³⁵ 有異曲同工之妙。錢、鄭二人的西施詩皆沒有細緻描述西施的容顏，反而將重心放在評論西施的愛國精神與“愛國時，應該愛哪個國”的討論上，展示出她們對一般愛國論的批判。

包蘭瑛（1873—1935）則在其西施詩表現女流報國之心。她的七絕〈懷古十首：西施〉曰：“名湖憶煞浣紗人，山色難描面目真。捧到愁心思報國，故應常覺翠眉顰”。³⁶ 全詩除了詩題，並無明確提及西施：一來不見西施的絕色美貌，二來“浣紗人”、捧心顰眉的特徵雖可令讀者聯想到西施，但亦非點明詩中人就是西子，所以此詩可能是作者自比西施。因此，明確解釋西施捧心顰眉都是因為苦量報國之策、將全文重心放在“強烈的報國心願”而非西施其人的寫作鋪排，便可以理解為作者本人空懷報國之心、報國無門。報國之心，除了出於愛國主義，亦出於儒家“兼濟天下”的價值觀，³⁷ 所以最常為報國費煞思量的往往是男性士人，因為他們才有資格仕宦濟民。按道理說，作為女子，包蘭瑛的職責不外乎相夫教子、養蠶編織、管理家務，這都與國家大事無關。然而，她卻在詩中表示自己有救國之心這個本屬於男性的價值標準，而非重提“傾國美貌”這種“女性要素特質”，³⁸ 這正正反映出她不甘受限於上述的女性社會角色，而是渴望在內憂外患的民族危機中貢獻社會。因此，〈懷古十首：西施〉一首比起詠西施，更著重在婉轉表現包蘭瑛自身的“鬢眉之氣”。

總括來說，晚清閨秀甚少寫西施之美，卻更常以西施為題來表現自己對治國、愛國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報國之心，反映出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晚清閨秀對國家

³³ See Marcel Zeelenberg & Eric van Dijk, “On the Comparative Nature of Regret,” in David R. Mandel, Denis J. Hilton, and Patrizia Catellani (eds.), *The Psychology of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148. “[R]egret is typically felt in response to decisions that produce unfavorable outcomes compared to the outcomes that the rejected option would have produced.”

³⁴ 鄭道馥：《素心閣遺稿》（民國 21 年〔1932〕文嵐篋古宋印書局鉛印本），卷 2，〈宮閨雜詠二十八首西施〉，頁 6 下。取自 <https://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search/details-poem.php?poemID=84358&language=ch>，5-5-2022 擷取。

³⁵ 王安石：〈明妃曲（其二）〉，載夏敬觀（1875—1953）選註：《王安石詩》（台灣：商務印書館，1940 年），頁 23。

³⁶ 包蘭瑛：《錦霞閣詩集》（宣統 2 年庚戌〔1910〕刊本），卷 4，〈懷古十首：西施〉，頁 15 上。取自 <https://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search/details-poem.php?poemID=52910&language=ch>，4-5-2022 擷取。

³⁷ 朱大永：〈愛國主義永放光輝——試論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愛國主義精神〉，《四川教育學院學報》，2000 年 7 期，頁 9、11。

³⁸ （日本）合山究著，蕭燕婉譯：《明清時期的女性與文學》（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8 年），頁 493。

內政外政的關心與投入。

2. 晚清閨秀西施文學所呈現的個人思想

晚清閨秀除了用“西施”來反思執政之道與愛國情緒，亦會用以感歎時移世易、表達自己淡泊名利的情操。

文獻綜述中提到〈清代女性詠史詩研究〉發現晚清閨秀在評價西施亡吳時，經常會順道感慨物是人非；然而，這種感慨亦可見於其他以西施為題的作品，郭秉慧（1822—1839）的作品便是例證。她的七絕〈詠古十絕句：西施〉曰：“越王歸去紅顏老，溪上無人再浣紗”，³⁹ 雖有“玉貌渾如解語花”一句寫西施之美，但綜觀全詩，提及西施美貌的只此一句，且當中亦無輔以西施之美來評價她究竟是“紅顏薄命”、“紅顏禍水”，還是“含冤莫白”，可見西施其人的形象並非本詩重點，重點是以西施由浣紗女搖身一變成為吳王寵妃的經歷，帶出世事無常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此詩藉由西施的故鄉——越溪，帶出“故鄉仍在，卻不再是當年那個天真少女”之感；這或是對年華老去的感慨，或是對西施與詩人自己被世俗消磨之哀嘆。晚清內亂外戰不斷，就算是大家閨秀也難逃流離失所的命運，⁴⁰ 這拓闊了她們的人生閱歷、豐富了人生意義，促使她們留意時間的流逝，⁴¹ 回望過去無憂無慮的自己。因此，郭秉慧哀嘆物是人非，實屬正常。

劉之萊（1819—1854）則藉寫西施歸隱來表達自己高風亮節之志。她的七絕〈西子〉曰：“何似苧蘿村裏老？浣紗千古自名香”，⁴² 意指西施助越滅吳、落得一身罵名，倒不如一開始就隱居苧蘿村。縱使當上吳王寵妃意味著富貴榮華，事成後又可以當上越國的巾幗英雄，劉之萊卻還是認為西施應該隱居；這不但是為了保護西施作為女子的名聲（越國英雄＝吳國禍水，正如歷代文人對西施的指控），⁴³ 還反映出劉之萊本人敢於取清白名聲而棄錦衣玉食、安貧樂道的情操。有趣的是，劉之萊雖寫西施歸隱，卻並無提及她是與別人一同歸隱，代表她並無採用主流文學作品（如明《浣紗記》）中流行的“隨蠡說”）；這也許是因為她認為隨蠡遠走“有負吳恩，有虧名節”，又或別有深意——西施放棄名利，以五湖

³⁹ 全詩“玉貌渾如解語花，館娃宮裏醉流霞。越王歸去紅顏老，溪上無人再浣紗。”引自郭秉慧：《紅薇吟館遺草》（道光 19 年〔1839〕刊本），遺草，〈詠古十絕句：西施〉，頁 7 下。取自 <https://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search/details-poem.php?poemID=72087&language=ch>，6-5-2022 擷取。

⁴⁰ 宋清秀：《清代江南女性文學史論》，頁 246。

⁴¹ Xiaobing Zheng (Unknown) & Wenjing Wang (Unknown), “Whose Time Flies: Meaning in Life Influences Time Awareness,”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Vol.27 No.4 (2020), p. 254.

⁴² 劉之萊：《啟秀軒詩鈔》（光緒 24 年〔1898〕大興朱氏刻本），卷 1，〈西子〉，頁 2 下-3 上。取自 <https://digital.library.mcgill.ca/mingqing/search/details-poem.php?poemID=65781&language=ch>，5-5-2022 擷取。

⁴³ 陳侃章、何德康主編：《苧蘿西施志》，頁 35。

四海為家，得以逃離亂世、逃避越王夫人因忌追殺，⁴⁴ 這讓生活在清末亂世的劉之萊不免羨慕，才會在詩歌藉西施來一表自己摒棄功名利祿、只追求心境平靜的人生觀。

由上可見，西施之美再次被忽視，而西施的經歷則成了晚清閨秀感慨物事人非、表達追求淡泊人生觀的途徑，是閨秀們在動盪時代、失去家屬財產後的感受和自我慰藉。

3. 晚清閨秀以“西施”為題的意義

通過寫“西施”這個常見的文學題材，閨秀得以參與到傳統文學中的西施爭論，創建與主流文學的聯繫。然而，由上可見，晚清閨秀只以寥寥數字提及西施之美，而這種美還不帶負面聯想，有別於男性文人的取向；更多時候，她們的作品只寫西施的經歷，以及這些經歷對作者的啟發，詩歌內容因而集合了晚清閨秀或熱心國政，或淡泊名利的人生價值觀，讀者得以窺探到晚清閨秀的品性——既風高亮節，又具愛國情操和批判思考，有別於普遍文人對女性只會“吟風弄月”的偏見。⁴⁵ 換言之，西施的故事不但鼓勵晚清閨秀反思、認清自我信念（social concept，包括個性、目標、社會職責等），⁴⁶ 從而成為獨立自主、關心時代危機的“新女性”；通過寫西施，晚清閨秀還能自我展示（self-present）、塑造對外形象。因此，晚清閨秀筆下的西施，比起前朝文學中“美的符號”，⁴⁷ 更似是閨秀們自我建構的途徑。雖然晚清閨秀非男子，既無以“男女喻君臣”，⁴⁸ 亦無自喻西施，但她們寫西施時確有用傳統的“興”手法，以西施的事蹟來引起對時政、亂世的控訴，與屈原以香草美人“比興”、自訴遭政治迫害的做法有異曲同工之妙。因此，在晚清閨秀的筆下，西施已從主流題材中的“紅顏禍水”升華至另類的“香草美人”。

四 結論

由於學術界未有全面研究晚清閨秀的西施文學，造成研究缺口，故本文透過

⁴⁴ 朱承斌、王建中編：《西施的故事》（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3年），〈美人胭脂落秀水〉，頁102-103。

⁴⁵ “吾中國古亦多才女，而唯以吟風弄月消耗其歲月者。”引自梁啟超（1873—1929）：〈讀碧城女史詩詞有感〉，《大公報》，1904年5月11日，1張2版。

⁴⁶ Lydia F. Emery & Wendi L. Gardner, “Who in the World Am I? Self-Concept Clarity and Self-Change in Relationships,” in Brent A. Mattingly (Unknown), Kevin P. McIntyre, Gary W. Lewandowski, Jr. (ed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Self-Concept*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2020), p. 90.

⁴⁷ 賈逸璇：〈清代女性詠史詩中的政治評議與性別書寫〉（南京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頁62。

⁴⁸ 殷曉燕、萬平：〈詩歌中的“面具”美學——從屈原“香草美人”之“引類譬喻”模式說起〉，《文藝評論》，2016年1期，頁49。

分析晚清閨秀筆下的西施形象流變，發現在晚清閨秀詩歌中，“西施”不再是男性對美女的“幻想集合體”，而是供女性自我建構的“香草美人”。換句話說，清代閨秀西施詩展示出晚清閨秀成為新女性的苗頭、點出西施的文化價值遠高於“報效家國的大眾情人”，⁴⁹ 可見它是西施研究和清代女性文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⁴⁹ 錢漢東：〈西施的文化價值〉，《人民周刊》，2016年15期，頁73。

附錄：清朝閩秀西施作品一覽

以下是在“明清婦女著作”數字圖書館上就“西施”、“西子”、“苧蘿”等關鍵字進行文本搜集後能找到、題材為“西施”其人(之容顏或遭遇)而非“西施花”或“西施舌”的清代閩秀作品。縱使有盛清閩秀不以紅顏禍水或情愛為作品思想，但她們的數量遠少於晚清（自道光起），而且晚清閩秀是“一面倒”般為西施平反、並借題發揮，足見清代閩秀寫西施的傾向轉變。

朝代	作者	作品	主題
乾隆嘉慶 (盛清)	席佩蘭 (1762-1829 後)	〈題美人冊子： 西施〉	強調紅顏禍水
	王倩 (嘉慶)	〈題苧蘿春影畫卷(二 首)〉	情愛、 閩怨女子、紅顏薄命
	馮思慧 (1748-1774)	〈西施〉	情愛、閩怨女子
	陸素心 (1772-1798?)	〈西施詠〉	入世歸隱 比出世好
	季蘭韻 (1793-1848)	〈題美人畫冊十首： 西施〉	平反
	汪端 (1793-1839)	〈登靈巖姑蘇臺訪館娃 宮遺址弔西施作(有 序)〉	西施不會愛越國 (“西施，久居吳宮二十餘 年之寵妃，當以吳為家，而 不以越為家矣。”)
	高韞珍(不明)	〈西施〉	情愛
道光 (鴉片戰爭， 清國勢開始 走下坡)	孫佩蘭 (1823-1889)	〈西施〉	西施思鄉之情
	江淑則 (1827-1852)	〈西施〉	平反
	劉之萊 (1819-1854)	〈西子〉	歸隱、淡薄名利

	萬夢丹 (道光咸豐)	〈西施〉	罪在吳王
	鄒蕙貞 (道光咸豐)	〈西施〉	越王無能
	郭秉慧 (1822-1839)	〈詠古十絕句： 西施〉	時移世易
	宗婉 (1810-1883 後)	〈詩課題 為兒輩擬作： 擬王右丞西施詠〉	西施受寵、 感嘆命運無常
	庫雅勒·齡文 (1825-1885)	〈西施〉	時移世易
咸豐	楊書蘭 (咸豐)	〈西施〉	表面上稱讚美貌，暗地裏表 現對國事的憂心
	葉璧華 (1841-1915)	【前調 (柳梢青)】 〈西施〉	歸隱
	王筠僊 (1830-1893)	〈題西施浣紗圖〉	時間、青春流逝
	聶有儀 (生卒年不詳)	〈西施〉	平反
	徐清華 (嘉慶至咸豐)	〈西施〉	女子在亂世下的 無力感、“紅顏薄命”
同治	王紉佩 (1862-1891)	〈懷古二十首： 西施〉	平反
	蔣鳳 (1840-1886)	〈西施〉	西施有品德/骨氣
清光緒 (洋務運動、 慈禧太后、 自強、	錢淑生 (1862-1901)	〈西施〉	辜負吳王恩寵
	高淑宜 (1877-1888)	〈西施〉	平反

八國聯軍)	陳芸 (1885-1911)	〈四伯父命題改七鄰畫 西子浣紗圖〉	西子、 吳越故事；借古諷今
	薛紹徽 (1866-1911)	〈西子論〉	直指吳王之過
	陳菊貞 (1873-1895)	〈詠古美人四首和鄭味 琴表姊作：西子〉	世事無常
	包蘭瑛 (1873-1975)	〈懷古十首： 西施〉	報國心願
	劉靜宜 (1888-1907)	〈夜坐和外擬古： 西施（四首）〉	視西施為節婦
		〈和庶母楊氏詠古： 西施（四首）〉	紅顏禍水
	鄭道馥 (1874-1931)	〈宮閨雜詠 二十八首：西施〉	吳王恩比越王深